



草木清涼小院幽

□李曉

夏日，我徒步去陳哥在鄉下的院子，那里離城20多公里。中途，我先後擁抱了6棵大樹：黃葛樹、皂莢樹、樟樹、梧桐樹、水杉樹、柏樹。在徒步山野的行程中，情不自禁地擁抱大樹，是我多年的習慣。大樹與我，有着心流與樹氣的神秘貫通，相互滋養。

陳哥在電話里說，小院的絲瓜、番茄、茄子、辣椒、四季豆、葡萄成熟了，等着我去吃新鮮蔬菜。他還說，小院里散養的那隻7年的老鵝，也準備宰殺了燉來招待我。我趕忙說，陳哥，千萬別宰殺鵝，我還想看到它。每次去山里小院，那肥胖大鵝搖擺擺中嘎、嘎、嘎叫着在前面給我引路。陳哥笑笑說，那我就依了你，把那隻不下蛋的老母雞宰了燉湯。前幾天，陳哥去雨後山間松林下揀了一大筐箕山菌，老母雞與山菌合燉是絕配。

滿山大樹擁抱中的青磚青瓦小院，葉影疏疏，草木清涼。6年前，陳哥毅然放下城里經營的建材生意，交給兒子打理。他對兒子說，我和你媽準備去鄉下養老，這下就靠你自己了。兒子說，爸、媽，你們去過自己喜歡的生活，放心，我會好好把生意做好。

這是陳哥一個親戚家廢棄的小院，包漿四溢的老院，被情懷滿滿的陳哥收拾得古樸干淨。小院里擺滿了石缸、石槽、石碾、犁耙，屋檐下還有一個石磨，治愈著我對農耕年代的愁緒。

陳哥還在小院四周種了果樹，櫻桃、長果桑、翠冠梨、黃桃、橘子、李樹……四季果香漫漫。瓜果蔬菜成熟時節，陳哥常委託小鎮司機把一包一包的新鮮菜果給我帶到城里來。我在城里吃到陳哥送來的瓜果蔬菜，陷入枯萎的心一派青翠欲滴。我悄悄提醒自己，打量全世，不必用那樣陰郁的眼睛去窺探他人與萬物，凝視深淵太久自己也會陷入深淵，頭頂陽光心情也會變得燦爛。

其實這些年，我早已把陳哥在這山里的院子當成了家。人到中年，感覺自己有時變得有些暮氣沉沉，一眼望去，自以為窺見的人心讓我變得不堪承受，索性喜歡獨處。一個人去山野徒步，是我度過時間的方式。在徒步中，我遇見了山中讀書人、老寨堡古碉樓、二十四節氣里的風霜雨雪、春耕夏耘秋收冬藏，我同不少熱情樸實的

鄉人也成了信賴的朋友，這些人家遇到紅白喜事，我總要隨上一份禮。有時候，我在山里人家住下，在星斗滿天下，月光縹緲中，草蟲唧唧聲里，也把一些淤積的心事放心地托付給他們。

這下午來到小院，陳哥說，你先洗個熱水澡吧。在小院里的洗澡間，熱水淋浴中，我全身的毛孔都喜悅舒展。陳哥給我拿來一套干淨休閒衣換上，一嗅，衣上還有山里陽光的味道。

陳哥說，你先到山里轉一轉，我在屋里燉雞。

我轉悠到山後，古木森森的松柏如濃黑油墨，散發出一種肅穆莊重的气場，林子里鳥聲密集。陳哥告訴我，住在山里這些年，他不靠手机上下载的植物識別軟件就可以自己辨認好幾十種植物了，還有不少鳥也認識。在春天，陳哥小院屋檐下的巢居里，幾只毛茸茸的雛燕軟耷耷地臥在草窩里，睜開清亮的眼睛，好奇地打量著它們生命搖籃的這個院子，望著燕媽媽從藍天白雲下“嘻嘻嘻、唧唧唧”銜食歸來，那一刻，陳哥會浮現起母親養育孩子的如煙往事。令陳哥遺憾的是，老母親十多年前已離世，不能陪兒子來小院里住一住了。

在山腰，有一個巨大山洞，當地鄉人告訴我，山洞里當年住了鄉人，洞里冬暖夏涼，30多年前被鎮里遷移到了新址建房。這家山洞人家的兒子，在北京上了大學，現在是北京一家公司的老總，前年夏天，從山洞走出的游子回鄉，還專門到山洞里住了一晚。去年秋天，我來陳哥的小院住了幾天，我在山洞里讀完了作家葉兆言長達510頁的《南京傳》，這本磚頭一樣厚的大書，我已經買了3年多，但在城里，苦于磨磨蹭蹭中的手機瀏覽耽誤以及被俗事纏心，只懶懶散散翻了幾頁就草草作罷，感覺這本束之高閣的大書，如幽怨眼神在凝視著我。

傍晚，天空突然堆積起了濃重的黑雲，我趕緊在山風呼嘯中回到小院。

陳哥已開始燉雞了。他首先劈柴，是一個老槐樹的樹樁，樹樁上生了一層綠蘚，我伸手抓一把，掌上全是樹上的粗纖維。陳哥揚起斧頭朝樹樁劈下，壘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木柴，作為燉肉燃料。柴火灶上，陳哥用的還是老鐵鍋，他把金黃油亮的臘肉切成小坨，放入鐵鍋里與雞

肉、山菌一起燉下，陳哥從石缸里舀出山泉水盛進鍋中，起初用大火煮沸，而後用小火慢煨。燒大火用柴塊，那柴塊在灶里燃得歡騰，熊熊燃燒中突然發出一聲大響，陳哥感嘆說，這是不是驚動了樹魂啊。

天空突然炸響一聲雷，吓了我一跳。小院里的瓜藤在風中颯颯飄動，竹籬笆嘎吱嘎吱響。陳哥把小方桌擺到屋檐下，揭開鍋，哇，小院里肉香氤氳，還有涼拌黃瓜、水煮花生、清蒸鱈魚、臘肉煎紅薯粉、山藥炒木耳等山里土菜。陳哥說，你要不喝兩杯吧。我點點頭。陳哥與我，都倒上滿滿一杯他泡的拐棗酒，酒呈股紅色。陳嫂說，我也陪你們喝一杯吧，於是她也斟滿了一杯酒。陳嫂的大臉盤如向日葵，嗓門大，語聲洪亮，我有次夸她“旺夫”，惹得陳嫂大笑。微醺中，陳哥望著我說：“你與我，是能夠一起變老的朋友。”我怔了怔。

晚飯後，我和陳哥在院坝抬頭望天，只見黑雲低垂，如龐大笨重駝在緩緩蠕動，一道閃電在雲層縫隙中劃過，似乎是在給行走的黑雲照亮天路。

晚上8點，積壓黑雲里，滂沱雨水嘩嘩嘩從天傾落，從雨幕中望出去，山野景物迷離搖晃。很快，小院下方的溪水變成轰鸣山洪，朝山下直撲而去。

半夜醒來，雨早停了，虫鳴聲此起彼伏，這是山野的民間樂隊，山野的背景音樂。恍然間，我也化作山野夜里一只昆蟲，棲息在它萬噸氧氣輸送的龐大森林里，一時不知今夕何夕。

(作者系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幹部)

心“花”怒放

□王小迅

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。”重慶真正意義上的夏天來了，外出避暑的人們已經到了他們心儀的避暑地，我又想起20世紀90年代的一些往事。

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，人們的收入水平還不是很高，廣大群眾基本上還穿著灰藍二色的服裝。夏天的重慶男人們普遍都穿汗背心、和尚領、的確良襯衫、府綢襯衫等。檔次稍微高點就穿雅戈爾襯衫。

據說夢特嬌是法國的一家品牌服裝，至於這家公司是怎樣創建，如何發展，不必去探究，只要知道這是一家百年老店就行了。1979年，該公司通過在香港的總公司，把生產的服裝打進內地市場，主推的是一款叫“亮絲”的系列服裝。

在T恤衫還不太普遍的年代，有一批人卻引領了服裝新潮流，穿上了法國名牌夢特嬌T恤衫。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一件夢特嬌T恤衫售價要幾大百，從國外產地進口到香港據說不太貴，但從香港到廣州，又從廣州到重慶，轉過多次手，價格就上去了。

20世紀90年代初，重慶職工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兩百元左右，能買得起的都是那個年代的有錢人：一、有錢（先富起來的“萬元戶”），這個必須的；二、財務可以自由的（不會被夫人管倒管倒的），不得是“肥耳朵”；三、既舍得買又舍得穿（不會既得錢又舍不得花，財迷兮兮地吝嗇如葛朗台似的一天只曉得數錢，不曉得善待自己），在家里是當家做主的。

T恤的左胸有一個貼包，上面繡有一朵小花，現在稱為logo，以前就叫商標。那個年代穿夢特嬌T恤的男士一般就會在這個口袋里放一包香煙，香煙必須是高級香煙，什麼三五呀紅塔山呀，這也表示哥是有錢人。同時也把夢特嬌T恤的logo小花鼓起來，再加上夢特嬌T恤很挺括，不需熨燙不會皺巴巴地，走起路來一

抖一抖的，讓人看得更清楚，仿佛是在告訴路人，看清楚，哥穿的是法國名牌T恤啊！

20世紀90年代初，夢特嬌T恤男還得配這樣一身行頭：必須是穿休閒褲，腰上系一條金利來皮帶，腳蹬一雙牛皮涼鞋（最拽的是老人頭牌），手拿一部大哥大，腰上別有一個BP機。因為小汽車還沒普及到家庭及個人，不像現在的人，用小車鑰匙來“提勁”，這種打扮就是當年彰顯富人的標配。

我從來沒穿過夢特嬌T恤，原因很簡單，一個字——“窮”。等以後有點錢買得起夢特嬌T恤時，各種“夢特嬌”早就滿市場飛了，盜版的、仿造的，一百多、幾十元一件都有，這樣一來，質量也肯定不行了。我有很多穿過“天價夢特嬌T恤”的朋友，普遍對最早的“天價夢特嬌T恤”贊不絕口，那是覺得這天價買的外國貨穿在身上，要高人一等。問及國內生產的夢特嬌T恤呢，只見“嬌哥”們不停地擦擦額頭上、鼻子上的汗，實在不敢恭維。

法國進口的“一絲到底成型的夢特嬌T恤”穿在身上會不會真的很涼快？我不曉得。但國產的山寨版夢特嬌T恤穿在身上，誰穿誰知道，反正比的確良襯衫、府綢襯衫還要悶熱，一出汗也會巴到身上。

好巧不巧，記得前不久有部電視劇《繁花》很火爆，是王家衛拍的，講的剛好又是20世紀90年代的故事，只不過是講上海，劇情里面就有關於夢特嬌T恤的一些橋段。

時過境遷，一晃都是三十多年了。如今夢特嬌T恤只能留在我的朋友方哥、虎哥、陳哥、劉哥的记忆中了，昔日么不倒台那標誌大款的小花花，早已變成明日黃花。

(作者系重慶市郵政局退休職工)



另一種炊烟 (組詩)

□子民

唯一的遺產

我繼承父親唯一的遺產
是那間土牆房。它終究沒能熬贏時光
斷壁，瓦砾，折斷的椽子標子
也發霉長菌
四十年来，我看它漏雨，開裂，傾塌
這期間，我隨時出手幾個小錢
它就不會倒，可我何曾在意
這一脈相承的事物
此時，我又想起
先于老屋倒下的父親

另一種炊烟

二哥平整了垮塌的老屋
讓一塊地做回自己

土真肥啊，囤積幾十年的烟火和甘苦
漸次發酵。辣椒、白菜、西紅柿和苦瓜
尤其是苦瓜，長勢喜人

這緩緩上升的綠
是老宅升起的另一種炊烟

果

老屋四周的果樹老了
果子瘦小，像逐漸萎縮的童年
我已失去了上樹的衝動

虫子做了李子的餡兒
柿子做了山楂鳥的冰激凌
大黃蜂用拐棗釀成蜜

上天把這些甜，物歸原主

(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)

